



江津往事 尋踪

主辦單位：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

消失的楸砬市

□淡心坊主人

楸砬市是過去江津縣（今重慶江津區）唯一不興趕集的地方，位於白沙至高占長江邊的一個小地方。（當地方言：“楸”讀kā，“砬”讀lá。）



江津長江邊的古鎮

1

楸砬市在吳灘小學下面不遠處，這裡有一間門店，門店下面有一條沙土路，枯水期時是高占、松林樹、柏林村、吳灘村等村民去白沙的必經之路。漲水時，大山溝（地名）的人就用木船弄了個扯扯渡，經過寶水溪擺渡過溪溝再往白沙或高占走。不管是高占的人趕白沙還是白沙人去趕高占，都會在此門店歇腳，順便和熟識的人一起擺龍門陣、抽土煙、買小吃、鏟冷單碗（喝土酒）、喝老蔭茶。據母親回憶，她小時候曾和我的外公一起在這裡歇過腳，這裡最好吃的是烤豆腐干。老板把方形豆腐干烤得兩面金黃，咸香味十足，讓人垂涎三尺，深受酒客和小孩喜歡。每當說起楸砬市，她別的都記得不怎么清楚，但這烤豆腐干的味記憶猶新。

由於面積有限，這家門店裡只能放下三張桌子，逢去白沙或高占趕場時，店外會多擺幾張桌子。來往趕場的村民，即使不买东西也要在這兒休息一會兒，不會急著離開，哪怕是站著也要吹上幾句。至於喜歡喝酒飲茶的，往往是幾顆花生米、二兩老白干，就坐在那裡吹半天，有人甚至天不黑不離開。但是，逢下雨天和趕集的日子，因為人流量少，外面的桌子就不擺放。由於這地方小，人口不集中，供需求少，還經常有人賒賬，搞得老板入不敷出。老板說，他也沒別的啥本事，只能咬牙堅持，這叫“磨骨頭養腸子”。估計也正是因为這位老板的遭遇，楸砬市沒建立正規市場供大家趕集，甚至後來那個門店也關閉了。於是，當時就有了楸砬市不興趕場的说法。有人開玩笑喊人“去趕場哟”，立馬就有人回應“楸砬市的場——不趕哟”。回應的人其實不是不想趕場，而是說包裡沒錢，不敢趕場。後來，大家把節奏帶偏了，遇到有人激將自己時，也用那句話來回應，把不趕場的意思變成“不敢”了。

2

楸砬市下面的河灘亂石密布，每年7月至9月漲水期，這裡就會漂來很多漂木、雜物，在亂石中，任人撿拾。附近年輕力壯的男人們赤腳光背在江邊撿漂木，老弱病殘的就在周邊撿拾小東西，誰先到手算誰的。大件和值錢的就不分男女老少，大家齊心協力，撿上來的東西擺在沙灘上，然後按功勞進行分配，熱鬧如市集一般。楸砬市的名字由來大抵與此有關吧。據說有一年，江上漂來一頭活著的小豬崽，在這裡，豬崽狂亂掙扎，眼看就要被再度沖走，大家出繩子的出繩子，用爪子的用爪子（用來鉤漂木的工具），齊心協力撿上來，就地宰了吃殺豬湯，一同打了個大大的牙祭，在周邊傳為美談。

現在交通方便了，人和車都走寬敞的大馬路了。以前的沙灘路，荒蕪後被雜草遮蔽了，吳灘小學沒有了，小店也早就不在了，全都變成沙土坡地了。現在，知道“楸砬市的場——不趕（敢）”這個歇後語的人也不多了。

3

楸砬市的門店曾經是歲月裡獨特的存在，那裡曾經亂石穿空驚濤拍岸、漂浮物洶湧而來、學校朗誦書聲意氣風發、沙灘路行人如織歡聲如雷……曾經的曾經，這裡承載著多少悲歡喜樂的故事。然而，終究還是消失了。它們的消失，仿佛是一個時代的落幕，所有的記憶似乎都被抹掉，所有的往事似乎都被遺忘……

（作者系中華詩詞學會會員）

雙院子的變遷

□蘭楊花

我的老家在榮昌區安富街道普陀村一個叫作“雙院子”的地方，1949年之前，這裡是瀘縣方洞鄉大地主屈恒升的收租院。在我的記憶中，確實有兩個大大的院子，一個是上院，一個是下院。上院是五間串架房子，由我阿公帶著五個子女居住，左側三間土牆房由我四公帶著四個兒子居住，右側是鄭姓的三弟兄居住。下院是張姓和劉姓兩家人居住，卻是更加矮小的土牆房子。

阿公的串架房

阿公生前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：“毛主席分給我的房子！”他說這話時，要先把腰杆挺一挺，脖子再往上昂一昂，然後眉毛一抬，眼睛一鼓，滿臉驕傲。到我們幾個堂兄妹懂事時，串架房已破爛不堪，刮大風都要擔心屋頂會被掀翻。我讀小學時，有一年春天刮大風，那天放學回家，下院的張大嬸拉住我們幾個放學的兄妹說：“別急著回去，你們的房子被風刮爛了，標子都掉下來了。”等大人們檢查完各家的房子，確定不會再掉什麼東西下來，這才讓我們幾個回去。

至今還記得，爺爺住的是一間破爛得找不出一堵好牆的屋子。別人家的串架屋子多少還有白石灰糊了薄薄的一層。爺爺的屋子，盡是些竹片編成的板子，敷敷衍衍地糊了一層褐色的稻草泥巴，算是牆。用手一碰，泥巴就撲簌簌地掉。我們幾個孩子最喜歡做的事情，就是把那些竹片拆下來打仗。要不了個冬天，爺爺的屋子就被拆出一個大窟窿，他只好去砍新的竹片來編成竹板，擋一擋冷風。那時沒有塑料布，不知道爺爺是怎麼熬過冬天漫長冷夜的。

這樣的房子一直住到1984年。那一年，在廣西當包工頭的叔叔掙了錢，回家拆掉爺爺住了幾十年的串架房子，修了一樓一底的樓房。從此，爺爺每天都會高高兴兴地在樓房裡轉來轉去，順便還會帶一些人來參觀，直到在那間屋裡咽下最後一口氣。

父親的土牆屋

父親成家後分到的三間房子位置最偏，除了一個臥房有兩處亮瓦透光外，其他兩間僅可以投下少許光線來。冬天天氣不好時，關上門，屋裡黑咕隆咚的，上個茅房都要打手電筒。

父母住的房間裡，擺了一張床、一個衣櫃、

一個抽屜、幾個坛子，之後就剩不下什麼地方了。由於地面只填了一層土，常有老鼠在屋裡打洞，我小時候一脚踩塌鼠洞的事时有发生。最惱火的還是下雨天，大家的腳上都是泥水，難免把屋裡的地面踩出泥漿來，父親就拿鏟子來鏟，一次要鏟很大一簸箕出去倒。

我家的臥室和叔叔家的臥室是隔壁，小時候我最喜歡豎起耳朵聽叔叔家的動靜。一會兒是姑娘喊疆弟穿秋褲，說是天冷了。但疆弟只管自己瘋玩，哪里肯聽。於是，姑娘捉住他，非要他穿。中午太陽出來了，姑娘又喊疆弟把秋褲脫了。疆弟這時就犟上了，大聲回答：“我不熱，我就要穿秋褲！”

後來，弟弟出世了，三間房明顯不夠住。於是，父親張羅著擴建了三間大大的土牆房，我也終於有了自己的獨立房間。那房間雖然連窗戶都沒有，但一個人睡在大大的床上的感覺，真是太爽了。父親自然更高興，寬寬的堂屋和三個大豬圈，還有比這更讓人高興的事情嗎？

有一段时间，我家養的豬有六頭之多，一到晚上就開始嘶吼，吵得我耳朵疼，但母親却是笑容滿面。到過年的時候，父親把腌好的臘肉掛了滿滿兩根竹竿。正月初四回外婆家，還選了一塊又大又長瘦肉最多的“客菜”（豬腿上最好的肉拿來送人，稱為客菜）背著去。外婆把那塊肉掛在家里最顯眼的地方，逢人就說，這是藍三哥拿的。

我家的大門是西北朝向，門是泡桐樹做的，輕飄飄的，讓人很不放心。每到冬天刮西北風時，兩扇門板就被風吹得拱起來，又彈回去，啪嗒作響，一直到天亮。我擔心它某天會連帶門框一起被風吹掉。於是，很多次午夜夢回，總夢到家里的大門被風刮倒了，於是心急火燎地起來看，用盡力氣把門合上。

如今的双院子

如今，雙院子已被選為特色小院來打造，瀘青路修到了大壩子，家家戶戶都能把車開到自家大門口了。站在寬寬的晒坝里，遠望村子西面綿綿的鷓鴣山，突然覺得身心舒展到了無限大。加上雙昌產業園的打造，G348成渝公路擴建工程的順利推進，雙院子很快就會成為香饈饈。這個秀美的小村落，未來的風景會更美，生活自然更好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榮昌區作協會員）

姜家舞龍让人迷花眼

□胡平原

重慶巴南區姜家鎮的姜家舞龍歷史悠久，聞名遐邇。據《巴縣志選注》記載：古時，一部分姜家人從各地而來，形成了姜家部落。當時火災时有发生，姜家人苦不堪言。有一年，姜家來了一位叫智慧的高僧，族長懇求高僧指點迷津，高僧要姜家人崇龍愛龍。於是，姜家人修建起了以龍牌坊為頭、龍井為嘴、龍街為身、龍洞為尾的姜家巨大龍王形狀的一條街建築。並將許多地名也改為帶有龍的稱呼，譬如龍椅、龍床、黃龍山、龍池洞……此後，姜家再无火災發生。喜龍後來演化成了舞龍，在姜家蔚然成風。

姜家舞龍可謂豐富多彩，舞龍品種主要有火龍、柑子龍、黃荆龍、蝦子龍、萝卜龍、青菜龍、草龍、扁担龍、板凳龍、旱龍、女子龍、童子龍、獨龍、墨龍、小金龍、彩龍、篋筐龍、背篋龍、兜兜龍、肉龍、墨龍、桐子龍、孝龍等20多種，是全国少见的龙舞品种多样化地区之一。

姜家舞龍不僅品種多，而且舞龍與當地人的生活息息相關。姜家人根據不同時節，舞不同意義的龍。按節氣，三月三“娘娘會”舞柑子龍、桐子龍，為姜家求子之意；四月二十八，龍王生日就舞黃荆龍，意在祈求龍王掌握好雨水，保佑姜家風調雨順；五月初五端午節舞旱龍，預防天旱地干，保障丰收；八月十五中秋節，舞

板龍，穩坐穩收，慶賀糧食丰收；臘月二十三敬灶神節，就舞萝卜龍，祈求來年洪福齊天、財源滾滾……

姜家人舞龍，除重大節日外，還根據不同的情況，把舞龍文化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。比如哪家生了孩子，就叫年輕女子隊去舞龍賀喜；老年人祝壽，他們就舞起彩龍，祝賀壽星福星高照、子孫滿堂；哪家老人去世，他們舞起孝龍，孝子親自牽孝龍以盡孝道；哪家生意開張，他們會舞起板凳龍，慶賀老板生意興隆。此外，春節後年輕人出外打工，他們會在出行前舞起草龍，預祝一路平安、出門賺錢……

姜家人人都愛龍，人人都會舞龍，因此形成了舞龍文化習俗。姜家鎮是首批被重慶市評為“民間舞龍文化藝術之鄉”的鄉鎮。2007年，姜家舞龍參加中國重慶第一屆文化藝術節，姜家舞龍隊表演了黃荆龍、凳子龍，贏得觀眾陣陣掌聲，並取得優異成績，受到獎勵。2009年，姜家舞龍習俗被列為重慶市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